

成都

门里

席永君 文强◎主编



门里老成都书系

MENLI LAO CHENGDU SHUXI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

MENTI LAO CHENGDU SHUXI

门里老成都书系

成都

风土记

CHENGDU FENG CHEN JI

席永君 文强◎主编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都风尘记 / 席永君, 文强主编. — 成都: —

四川美术出版社, 2010.8

(门里老成都书系)

ISBN 978-7-5410-4376-5

I. ①成… II. ①席… ②文…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0821 号

成都风尘记

CHENGDU FENGCHENJI

主编 / 席永君 文强

策划 / 陈冬

责任编辑 / 林雪红

图片编辑 / 吴燕子

装帧设计 / 周明

责任校对 / 培贵 倪瑶

出版发行 /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址 /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编 / 610031

成品尺寸 / 168mm × 230mm

印张 / 19

图片 / 80 幅

字数 / 243 千字

印刷 /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

书号 / ISBN 978-7-5410-4376-5

定价 / 33.00 元

著作权所有 ·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看不见的城市

/ 肖平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第四章“城市与标志”中写道：

“不能将城市本身与描述城市的词句混为一谈，然而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关系。”这句话似乎暗示了语言与城市之间的不对称关系：语言无法直抵城市本身，然而语言又可以触及城市的某些方面，比如“城市与记忆”、“城市与贸易”、“连绵的城市”、“隐蔽的城市”……一如卡尔维诺书中所言。所有的城市在他笔下都是若隐若现，既真实，又虚幻。然而，卡尔维诺一遍又一遍描述它，不厌其繁，这是为何？

我想，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情其实表达了卡尔维诺对城市的爱恋之意，他的感受也正是我此刻想表达的心境。作为一个对成都历史、文化、民俗稍有了解的人，我想说的是：尽管有无数的文人骚客描述过成都，这里也包括我自己，但书籍或词句中的成都跟真实的成都一样吗？答案是否定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两种真实，即真实的城市和真实的言说，两者既相互关联又相互排斥。

还是回到成都本身。关于成都，我最初的印象源自1979年，父亲带我去德阳探望亲戚，中途路过成都。三十多年的印象已然模糊，仅有一个片段记忆犹新。我和父亲坐在黄包车上，街道两旁的梧桐遮天蔽日。一辆电车从街口的拐弯处缓缓驶来。街上的行人行走在浓密的树荫下，仿佛是无声的鱼。那个下午的静谧和安详，吸走了世间一切的声音。

这时我看见一个骑着绿色自行车的邮差，停在一所深宅大院门前，用手轻轻拍打着厚重的双扇木门。这个记忆一直保存在我的脑

海里，以至于让我误以为成都永远如此。像一张照片，定格了某个表情。随着阅读的深入，文献或史料改变了我对成都单一的看法。

根据前人的言说，我把成都分成几个时期。一是古蜀时期。先民们沿着西北、东南流向的河流来到成都平原，渔猎稻作，修筑城池，采集玉器和黄金，举行宏大的祭祀，发展自己独有的文化。这些文明成果，在今天的金沙遗址可以重温。这一时期，成都温润而神秘，像是一块美玉和一具黄金面罩的构图。第二个时期是秦汉三国时期，成都跻身全国五大都会之一，文翁兴办了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学，李冰修建了泽被后世两千年的都江堰，诸葛亮劝民农桑，织锦女工在滔滔的锦江河水中漂洗锦缎，说唱艺人在瓦舍勾栏间说书或演唱。这一时期，文化、商业、娱乐和市井精神开始成为成都重要的历史标记。

第三个时期是唐宋时期，天府之国的美誉到此被“扬一益二”的称颂所取代，李白、杜甫、苏东坡像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照亮了整个中国文化的天宇。唐代，成都的人口达50万，并一度成为唐王朝的第二都城（南京）。这一时期，成都的造纸业空前发达，女诗人薛涛用它制作精雅的“薛涛笺”，成都太守率领全城百姓参加“大游江”、“小游江”等水上娱乐活动，并出席每月举办一次的茶市、扇市、七宝市等商贸活动。

杜甫的诗写出了当时成都的自然环境：“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空气能见度好得从浣花溪可以清晰地看见一百公里以外的西岭雪山。第四个时期是明清时期，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成都成了移民们的天堂。“五方杂处”的社会现实，使得成都的民俗文化空前鼎盛，川菜、川剧、茶馆、竹琴无不烙满移民文化的印迹。人们在重新认识和建设成都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现实生活本身，因为那是城市最核心的价值与功能。

以上四个时期虽然特点各异，但其精神实质没有改变，那就是成都人对城市的深刻认识：城市不是竞技场，城市是供人们愉快生活的地方。正如成都话里常常出现“恍兮惚兮”、“归一”等词汇

一样，那是《道德经》、《庄子》等经典中才有的语言啊。成都是“天府之心”，世代代的成都人在人间天堂享受世俗的欢乐，创造高雅的文明。仅仅一道盖碗茶，成都人就讲出了哲学的道理：茶盖是天，茶托是地，茶碗是人，热腾腾的开水一冲，这不就成天地人和？

成都一直固守着“两江抱城”的地理格局，坚守着道法自然的生活态度。只是到了最近三十年，才突破这种地理格局和生活界线，于是一切有些乱了——我是指一座两千多年城名城址不变的古城忽然之间有些自我膨胀起来。古城的记忆和特征开始衰退，人们在新与旧之间徘徊。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1979年成都的那个静谧的下午，而不喜欢2010年成都某个塞车的早晨。

也许，对一座城市的热爱必须有一段时间的距离来加以过滤和沉淀。印象中的成都，往往只是记忆或书本上的成都而已。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书，是1949年后的成都。这一时期，成都像中国所有的大城市一样，正面临由传统的商业城市向现代化大都市转型的特殊阶段，城市的扩张跃跃欲试且无可阻挡地来临，而旧的城市格局、风貌、情怀成为怀旧派文人的挽歌。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食物，反复喂养着自己柔弱的心灵。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第四章“城市与名字”中写道：“因此，当地居民始终相信他们居住的是一座建立在自己名字之上的阿格劳拉城，而不能发现那座生长在自己土地上的阿格劳拉城。虽然我愿意在记忆中将两座城市区分开保存，但是只能向你讲述其中一座，另外那座则无法用言语表述，因为它早已消逝了。”

曾经，我也是怀旧派文人中的一员。我怀念文献或记忆中的成都，像怀念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但是现在我已经失去舞文弄墨的冲动了，我知道一座城市的真相远比我的表述更为丰富、客观和真实。这套书的作者，多是我亲近和熟知的朋友，我更愿意看着他们津津有味地评说成都。我则缄默不语，内心为他们祝福。

001 ○ 序

锦城逸事

- 003 ○ 成都的庙会
- 005 ○ 皇城坝逸闻
- 009 ○ 龙王庙街忆旧
- 013 ○ 鹃声雨梦：那牛，那塔，那桥……
- 014 ○ 老茶馆
- 020 ○ 青羊官花会
- 021 ○ 这里曾是“车码头”
- 023 ○ 唱本与围鼓

街道集镇

- 029 ○ 朝门琐记：交通巷24号
- 033 ○ 南巷子·三洞桥·永陵
- 034 ○ 磨子桥旧事
- 038 ○ 石灰街，好大一棵树
- 041 ○ 水碾河的距离
- 043 ○ 南门大街烟云
- 045 ○ 天仙桥及其老街
- 049 ○ 消逝的北巷子
- 051 ○ 绿云密布商业街
- 057 ○ 三桂前街49号
- 059 ○ 我在九龙巷的日子里
- 064 ○ 走进记忆的簸箕街
- 065 ○ 热闹青龙场
- 067 ○ 话说三瓦窑
- 068 ○ 不赶场的万年场
- 070 ○ 驷马桥
- 071 ○ 北门的猫儿洞
- 073 ○ 往上走一站路
- 073 ○ 苏坡桥的记忆
- 074 ○ 街坊来自乡坝坝
- 077 ○ 宽巷子的末世图景

市井五味

- 102 ○牛肉包子夹狗屁
- 105 ○喝茶是喝酒的前奏和尾声
- 106 ○吹哥和“潜规则”
- 109 ○跟着班长喝茶
- 111 ○加班茶
- 115 ○成都三泡
- 116 ○麻婆豆腐
- 118 ○好吃二题
- 121 ○香盘子里的石光华
- 125 ○我们的饮食还能多土
- 126 ○收荒匠
- 130 ○修伞老人
- 131 ○小商贩和李眼镜
- 133 ○沙河畔的修鞋匠
- 135 ○后街的瓦屋和食色

时代见证

- 143 ○东郊的故事
- 147 ○工人阶级等于零
- 151 ○凭票购物的年代
- 155 ○童年的城市社区
- 158 ○两张戏票一钵肉
- 159 ○物证
- 162 ○留声机和收录机的年代
- 164 ○父亲和酒
- 167 ○自行车的回忆
- 169 ○炉灶的变迁
- 170 ○1976年躲地震
- 173 ○回眸春熙夜市
- 181 ○家住成都

风物年节

- 189 ○龙舟锦水说端阳

203	○属于我们时代的游戏
210	○过年
214	○捡哑炮
215	○铁环年代
216	○老院里的“扁卦”赛
221	○清明时节农家乐
225	○风景三题
230	○井、桑、蚕和蜀锦
232	○市景
235	○跳蹬河的风

人文记忆

239	○梁家巷的影像
240	○看电影
243	○街巷深处的葫芦丝
245	○谢晋和川剧《江湖祭》
247	○龙池书肆的记忆
252	○玉泉街的那个女人
256	○古籍书店的前世今生
261	○名女人和车
265	○生活在一环路外
267	○忠烈祠东街纪事
271	○怀念逝母
277	○跳桥
293	○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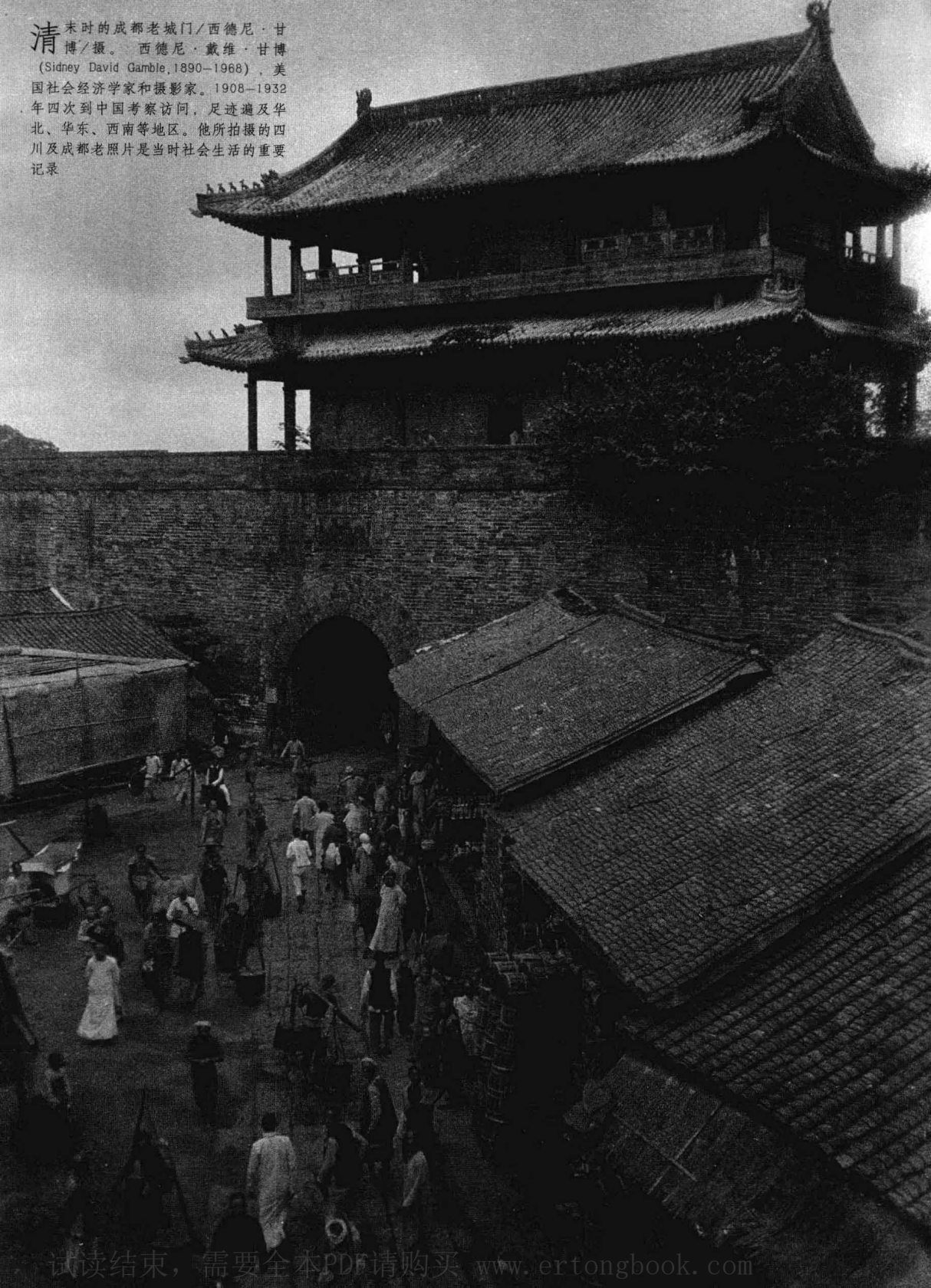
夕阳烟树，牧笛横吹，这样的景致成都已是很少见到了。

锦城逸事



清

末时的成都老城门/西德尼·甘博/摄。西德尼·戴维·甘博 (Sidney David Gamble, 1890—1968)，美国社会经济学家和摄影家。1908—1932年四次到中国考察访问，足迹遍及华北、华东、西南等地区。他所拍摄的四川及成都老照片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重要记录





成都的庙会

／西蜀一鸟

成都的年底也是这样：新春还没真正来，铅灰色的天空因为早来的爆竹和礼花的缘故开始变得轻松起来，空气中已开始弥漫出喜庆祥和的气氛，使人微醺，“要过年了”。——如果遇到太阳出来，人们懒散地喝茶，大好冬日也就感觉到春天沁人心脾的气息，伴随着千年旧城幽微的脂粉气，随着除夕的愈来愈近，过年的味道也越来越浓。

待到庙会来时，那脂粉气便活脱显现出来。重庆过年带有码头的嘈杂和水汽，有些呛人；成都过年便带着市井的浅斟低酌，不等蜀地轻笼的雾气散去，那带有脂粉味的喜庆气氛便先是有些麻人，后来便有些醉人了。

旧时成都的庙会叫做花会，我想那也是因为粉子的原因；陆游的诗，“当年走台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我就听过一个粉子吟唱过这首诗；除了耐苦寒的梅花，岁末之时恐也难有什么花香，这花香便是粉子带来的。

花会与庙会的不能分开便从此开始。李劫人的《死水微澜》里写青羊宫里游人如织，在香烟缭绕中求签祈福，“二月十五日，成都不称赶庙会，只简单说赶青羊宫，也是从这天开始，一直要闹到三月初十边。”如果赶庙会的美女又遇到臊皮的晃娃烂眼，就又给庙会平添了几分热闹；旧时庙会，社会所能提供的热闹场子小，中国人又多，庙会便成了制造绯闻和是非的源头，庙会的热闹和繁华便从此而来。

从青羊宫出来还可顺带到二仙庵（今文化公园），再到百花潭，多走几步路又到草堂，年味又开始带上了文化味道。初七的“人日”游草堂，是过去文化人的庙会，高适怀念诗圣的“人日题诗寄草堂，遥念故

人思故乡。”——今天的游人是不会这样感觉的了，中国的庙会只是带喜庆和团圆祈福的，这也是过年的本义，其他都无大干系；人日草堂便是怀念诗人的少，文人雅集，赏梅吟诗，不过自娱自乐而已，这也甚好。

旧成都的庙会当然是不只一处地方的。如大慈寺就是善男信女这时烧香祈福消灾的好去处。农耕社会也有生产和消费，当然也兼及游乐。大慈寺便是旧成都的一个大市场，官吏、商贾和市民皆可在此和谐一游，这也是中国庙会的一大特色。农人提供生产，官人提供消费就可以了，那时称为“与民同乐”。据说宋时大慈寺的庙会已相当繁盛，曾有一个太守写诗：“高阁长廊门西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虽有粉饰太平之嫌，倒也凑得几分热闹。

现在武侯祠和南郊公园的“大庙会”的主会场，在过去也就是“世俗神庙会”的地方。英雄崇拜和世俗等级观念等绞合在一起，当然还掺杂着一些历史情节和偶像崇拜，一边厢供奉神灵，一边厢祈佑平安和祥福，在游庙烧香祭神、看戏观热闹中，得一份娱乐喜庆。

“遊喜神方”便是老成都人这种类似情节在民俗中的体现，已有两百年历史的“喜神方”把财神和喜神连在一起，财神带财，“喜神”带喜，可以给人们带来吉利、欢喜和智慧，作为成都庙会的一个保留节目，游“喜神方”是成都人这几个年的一个新玩意儿，耍庙会是不能不游的。

抱着相同的目的来，也变着花样找乐子，离开以后便又是“种自己的菜园地要紧”；而作为一种耍法的“赶庙会”基本还是民间的。过去说“赶”现在说“耍”，今天“耍”的人还是比过去“赶”的人多呢。庙会当然是一个好耍的地方。



皇城坝逸闻

/ 申玉琢

皇城贡院与“狗来滚叉”

旧时的皇城（今省科技馆一带）有说是汉昭烈帝登基的地方。其实它与刘备毫不沾边，不过是明代蜀王的府邸而已。朱元璋建国后怕地方官员权位日隆，将其子分封全国。第十一子朱椿封蜀王驻成都，这皇城就是为他营建的王府。

公元1644年张献忠率军破成都，蜀王裔朱至澍率嫔妃自尽于宫中八角井内，张遂以王府为承天殿建政“大西”。年余，他于兵败出逃前夕将宫掖殿阙悉数拆毁，唯正殿两根盘龙石柱推不倒砸不断，众人正在犯难，张献忠遂令以绦罗缠裹数十层，浇以油脂，举火三日，方才烧断。

（事见《蜀碧》）

兵燹后的成都满目疮痍，大清建政之初只好将省府驻节阆中。清康熙四年（1665），四川督抚张德地奏请在明王府旧址改建贡院之后，才把科举考场迁回成都。以后逐年增建，到同治年间已建成明远楼、致公堂、文昌殿等楼堂馆所百余间，均高阔轩敞，用做科举之考场！

这里就该谈谈“狗来滚叉”的趣闻了：昔日贡院明远楼与致公堂之间的平台上，有座重檐高柱，建于公元1739年的石牌坊。牌坊横额上镌有大清乾隆皇帝御笔亲书的“旁求俊义”四字。许是追摩“旭狂素颠”过了头，其字虽得龙飞蛇窜之妙，却又鬼画桃符，万难辨读，人们只好依其形状，半猜半蒙，将它读做“狗来滚叉”，并流传开去。之后，若非硕学通儒，竟不知匾上原为何字了！

60年前就读小学的我曾爬在树上，从墙外见过那字，说它“狗来滚叉”一点不冤。先说那个“旁”字，按草书章法也有一定之规矩，岂



20世纪初的皇城内景/
西德尼·甘博/摄

知运笔失度，竟似“苟”字；而“狗”与“苟”又发音相近！“狗”字既然成立，其余“求、俊、义”三字，不读“来、滚、叉”也像“来、滚、叉”了！但这以讹传讹的读法何以无人更正，竟让它贻笑大方呢？

初有不解，但若将匾额与其特定环境——贡院相对接，一切便洞若烛犀了。贡院不是朝廷开科取士的地方么？而“旁求俊义”，不过是对所谓“不拘一格、广罗人才”的科举制度予以褒扬。搜罗人才干啥呢？当然是给统治者当鹰犬，做走狗了。既是这样，贡院中的举子与贡院外皇城坝杂耍场中钻火圈、滚钉板的犬类又有何区别呢？不同只在那厢是为了两片牛肝，这厢是为了一块朝笏……别低估这些民间的趣话和俚语，它的寓意深着呢！

吕测字

老成都人对吕测字应该不陌生。今天的市体育中心一带在1949年前叫做“皇城坝”，是摊贩云集、跑马卖解的热闹场所，自然也有很多以测字看相挣钱的人。他们有的峨冠博带，一副仙风道骨；有的则打扮得非僧非道以期引人注目；有的还会要在过往行人中拦住一个，说：“先生暂且留步，老弟有话奉送几句。”对方若稍一驻足，便马上说：“尊公，您脸上气色虽旺，可心中动止不安哪！”

人在五味俱全的生活中岂能事事顺心？所以很可能被他“点中”，甚至主动“问津”。这时他们便会用尽江湖本领，凭三寸不烂之舌，时而“欲知流年运行，上至山根下至中庭”，时而“天轮一二初年运，三四周流应五行”地浑说一气，直到把三五块钱的“相费”拿过手。

此等伎俩在吕测字看来皆平庸之辈所为。身材高大年近四十的他却另辟蹊径，整天坐在一张写有“双口谈”的红色布幔后面。这“双口”二字，既包含他的姓氏，又有与顾客促膝谈心、款款交流之意；但人们与他互通款曲的时候并不多，多数时间都是十来个人将他团团围住，扯

长脖子听他海吹神侃！

听众一多，逸闻自然不少。最有意思的首推下面这个故事：有一天，一名中年人问他用“正”字给小孩子取名字行不行，他斩钉截铁地说：“绝对不行！”因为“正”字拆开就是“一”和“止”两个字，什么叫做“一止”呢？就是事情到此“就为止了”，很不吉利！

为了说明该字之凶险，他还举出不少例子：如三国时候的魏主曹芳，建元“正始”，其下场众所周知，被司马氏所废！又如继曹芳为帝的曹髦，以为前任坏在了“始”与“死”的谐音上，遂改年号为“正元”，结局却更惨——被司马昭派贾充所杀；还有明英宗年号“正统”——他话犹未完，要取名的那位接碴了：“朱祈镇可没有死于非命啊！”“但是”，吕测字接过话说：“在土木堡之变中，他却当了俘虏！”

想用“正”字起名那位面对如山铁证，自是无言以对了。但一位看热闹的却不服气，把当时一位顶级人物抬了出来：“蒋总统的名字‘蒋中正’，其中不也有‘正’字吗？怎么说呢！”一时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住了吕测字，替他捏把汗呢！他却不慌不忙、成竹在胸地说：“好例子！好例子！”他比画着：“把蒋和正两个字拆开，不就是‘二、十、一、将、止’五个字么。啥叫‘二十一将止呢？’大家可以算一算，从他民国十六年（1927）主政到今天的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是不是刚好二十一年？如果还止不了的话，那就惨了！得再把中字拆开，而中字拆开，不是一箭穿胸么！”真是语出惊人，围观者中竟有掌声响起！

临解放时，姓吕的测字先生突然消失了。有人说是被“中统”捉了去，又有人说他业已潜入了尚未解放的台湾，又在那边卖卜测字去了……